

叢 文 火 烽

野 天 向

文 一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烽火文叢

無題

巴金作

雜文集

遙遠的城

靳以作

小說集

火把

艾青作

長詩

向天野

一文作

散文集

一年集

流金作

散文集

遠行集

碧野作

小說集

四 之 叢 文 火 烽

野 天 向

文 一

渝 217

目錄

上編

挺進.....	三
向天野.....	七
黑壤的愛戀者.....	一七
憶念.....	二七
江之子.....	三五
戰地進行.....	四三
召喚與圖靈.....	五一
襄河東岸.....	五九
在南方.....	六七
我穿走在紅土上.....	七五
邂逅.....	八三

三 七 一 五 九 三 五 七 九

金子	二五
夜	二六
廢墟上	二六
轟炸篇	二七
在戰鬥中	二七

下篇

同志	二八
鄉親	二九
祝禱	三〇
泥路	三〇
盧副官	三一
後記	三一

上

編

挺進

馬蹄有力地敲落着，重重地落在風沙里面，黃沙飛起了，一片片的，一片片的……沙霧彌漫着。是怎樣的風沙呀，使得人和牲口都在風沙中困苦了呼吸。在那樣一種風沙中，祇要輕輕地縮一下鼻子，都會止不住地咳嗽起來的。馬在跑着，辛苦的不辭長征的腳蹄在飄落着；白色的涎沫從嘴里噴在生着粗硬的鬍子上，胰子似的在嘴邊掛滿了，掛着，混合着黃沙。馬是如此懷滿敵愾的跑在公路中間，那簡直是一種人底氣慨。是英雄的氣慨呵。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任是何等英武的跑罷，雖然，比起被裹在綠色的另一片草原上是苦了一點，然而，人和畜牲，都是要去保衛土地的呵。馬跑着，噠噠噠，噠噠噠；馬喘氣喘得那樣厲害。但是，這了解戰爭的畜牲底眼睛，依然熠熠的放射出一種可以說是勇猛的光輝。全然黑亮的眼，神采奕奕的睜着。該穿過那深邃的林子了，該轉

到那險峻的山嶺了，躍進林子，躍到山嶺，又照樣平息地跑起來；它知道要去的地方，它認識這是它熟悉的山路。馬是導引人們去反抗的靈性的動物。馬沒有休息，然而它也不要休息。馬不斷地掀起沙塵，讓火熱的風送至藍得透明的天空。多麼可愛的祖國底藍天……誰見着這樣藍澄的天不發出他底驚嘆呢？就說這畜牲，這一個小小的畜牲罷，它便在對天長嘶着，完全是讚嘆的亮着洪大的嗓子。馬跑得更快了，它露出一口利齒，咬着嵌在嘴中的口鐵，抖動着自己的鬃毛，揚刷着自己的尾巴，高興的發出悠長的嘶聲，叫原野都感到了戰慄。當馬兒將前蹄高躍起來的時候，馬鞍像受不住這樣強烈的震動，似乎會要翻落在風沙里，然而，當懂得馬底性格的將校們把繮繩死抓着，把兩條粗狀的腿子夾緊了的時候，馬很快地馴良下來了。

馬在風沙中行進着。一匹匹的馬躍過去了，一匹匹的馬跟着又躍了上來。歡躍的馬羣說明着我們底鬥爭的結果將是怎樣的幸福。馬呵，在今日的祖國底公路上，行動着的，抗爭着的，不祇是幾百幾千個同胞，還有你，你們同樣是祖國承認的兒子，勇武的兒

子；誰願意拋離他底祖國，甘心被統治的人們是有禍了！這是正義要不答應的。馬呵，你底苦痛，你的沉重的負荷，我們都是知道的。唉，唉，在這時候，誰不該多苦一點或者是多負荷一點呢？即使苦重一點，那又算得了什麼呢？馬聳着背脊。馬跑在大隊底前面。馬底肥大的背脊上面，堆着沉甸甸的子彈箱，小鋼砲和重砲；馬底負荷是苦重的。然而，馬却一些也不怨憤。馬是一匹匹地從風沙中流過去了。

現在，跟着來的便是大隊了。

現在，讓我們靜聽一下那無聲的召喚罷。那召喚我們的，是如火如荼的燃燒的熱情。拯救苦難的熱情是整個地把通過這條公路上的人和畜牲支配了。我們被熱情支配着，驅使着，人是這樣，畜牲也是這樣，每一個中國人都是這樣。而現在，千千萬萬的脚步，便是這樣地踏上了黃沙鋪蓋着的公路了。

真的是千千萬萬的脚步呵，帶着旋律的，合拍的，整整齊齊的脚步邁上前進的馬隊。而千千萬萬的捷克式的步槍，中正式的步槍，擦得發亮的步槍，是像廣大的森林一

般巍然出現了。呵哈！呵哈！不說憑着武器，就憑着這麼大的血液流得滾燙的軀體，敵人恐怕聽着便得慌急地擲去自己的殺人的傢伙，滾滾滾使他們打仗的軍閥們那兒去罷。咄！滾他媽的！

然而，我們底隊伍還是以駭人的姿態行進着。巨浪一般的，海洋一般的，行進在公路上面。通過這前進的路，跟着而臨來的將是光明的日子。而前進的路是怎樣艱窘都必需通過的呵。呵，呵，聽呀，千千萬萬的草鞋，都張大了飢餓的嘴，在吞食着嗆人的沙塵。無數的腳提起來了，發霍亂似的，把沙塵嘔吐出來了；但却被另外的草鞋貪婪地咽下去……

雖然是穿着草鞋，雖然是承受着太陽底淫威，然而，大隊却不改樣子地行進着。那不是千千萬萬的草履，那是千千萬萬的堅強的步履。

大隊行進着。行進到太陽走上了頂空。太陽撒下淫威，把熱烈的氣體潑在大隊里面。太陽熱烈地蒸着沙塵。可怕的炎夏的酷熱，蒸着每個弟兄。弟兄，有的在嚷着熱呀

熱呀的了。弟兄們都在汗流里游泳着了。汗水濕透了身土的軍服，小河一樣在身上流着，軍服讓太陽晒乾了，又讓太陽打濕了，太陽真像一個頑皮到使人憎厭的孩子。弟兄們的軍服敞着，露着一塊塊發出了惡臭的食鹽一般的汗漬。士兵同志，你們祇能讓汗水去發臭和淌下呢，真祇能這樣！有啥法兒呢？至少，祖國底澄靜的天還是叫人舒暢的！

不知汗臭的行進呵！趕過一百里，再趕過一百地，趕着到火線上去，火熱的戰爭正期待着我們底戰士。大隊警惕的走快了，公路上，筆直筆直的路標指着行進的方向。加油呀，加油呀，士兵同志，馬隊已跨過路標走得老遠老遠了，僅僅留下了沙塵的霧，還很固執的不肯消散。大隊從風沙中迎上馬隊去了，疾速地迎上去了。

前面，有一片高大的樹蔭在公路上等候着。大隊進到林子中間了。密茂的，盛夏的林子，以自己生長的闊葉，傳散着沁入心的涼爽。只一剎那的時間，大隊享受着這一片綠蔭。值得祝福的綠蔭呵，你分一些給後來的新兒吧。

綠蔭，一下就離遠了呵。而現在，大隊又回在火熱的風沙里面了。

現在，每一個弟兄都走得疲乏了，然而，却不能不拖着疲乏之行進着。步槍，子彈袋，和工作器具，都彷彿加添了一些重量。裹着綠色油布的偽裝的機關槍，一挺挺的把弟兄們的身體壓成歪歪斜斜的了，而且多數還扭着腿彎和頸頸。然而，軍火却是不能不都拖帶着的呀，都拖帶着，困苦的行進在風沙里。行進是不分白晝與黑夜的，行進不能有也不會有一半點休止。怎麼可以休止呢，戰爭在急喚着，將要被擄掠的村莊，村莊里的無辜的同胞，都在那兒睜大了自己期待的眼睛；走得更快一些罷，更快地行進在公路上面，讓山羣在行進中掀着波峯，讓追求自由的戰爭早早得到他底光榮的戰士。於是，急行軍的命令頒下了，營長命令着連長，連長命令着排長，排長命令着班長，班長把命令帶給弟兄。弟兄們都在急行軍的命令下加速着腳步。

大隊在沒有水喝的焦渴中走着，乾澀的舌頭，都快要從弟兄們的嘴里狗一樣地伸了出來。彎彎曲曲的祖國底公路呀，森林呀，山丘呀，恰如一條長蛇，狡猾的彎曲着它底身體；大隊也彎曲了，也像蛇一樣的狡猾的擺着他底身體了……

工兵營，輜重營……流過去了，輕機槍連也流過去了……

步兵，砲兵，輜重兵，通訊兵，工兵……一班，一排，一連，一營的走遠了。

一個師過去了，又跟上一個師；一個團過去了，又跟上一個團……

大隊無窮無盡的展現在我們底公路上，恰如無窮無盡的公路一樣。怎麼會有窮盡呢？參加戰爭的，不能不去找解放的人們，何祇今天行進的數目呢？別的都不說，就說這些英武的馬，負重的騾子，吃得了苦痛的毛驢，這些畜牲便都在參加着一個意義無比壯烈的戰爭。騾子拖着山砲，毛驢拖着工作器具；它們底喜悅的腳蹄，小小的腳蹄，在公路上震響着，給與土地以如此深的撫慰。土地會懂得誰愛它，誰在糟蹋它；土地會給與愛他的人以加倍的酬謝；愛自己土地的人才能永遠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而這樣去愛土地的人他是有福了……

公路是無窮無盡的呵。祖國更是無比遼闊的呀！你見過誰的國土是像這樣的呢？像這樣的廣大的幅員，像這樣的美麗而又是這樣的豐滿；在這樣的國土上面，藝術的功能

也會變得很低微至於不能表現它了！

公路，如同一條黃色的帶子，蜿蜒着，拉長着，公路兩旁的田野幾乎都是快活地向祖國底澄靜的藍天，呈現着自己的臉子。那是一片黃熱的田野，而映着田野的則是一片無際的黃沙，再前面，便是隱隱發藍的地平線。這土地，是出色的富饒，使走過這兒的異鄉人都要嘖嘖地伸出舌頭；大隊就在這種出色的土地上，給羣山摸擦着，給森林摸撫着，森林有如一個朋友底溫暖的手臂。大隊走了一天了，在這翻山越嶺的公路上走了一天了，然而，山峯仍舊是在倨傲的起伏着，一座座的村莊，仍舊是一座座的在浮動着。公路上，有一些結實的農婦，在草棚底下，揚起棕色的手臂，一碗碗的給口渴的弟兄送着開水。沿着公路的邊緣，手推車蛆一樣的蠕動過來了，手推車，一輛跟着一輛，單獨的輪子，孤寂的，唧唧呀呀地碾轉在火熱的沙粒上；車身是搖幌的，車上裝滿了給砲火趕下來的男人和女人。襁褓的逃難的行列，沿着漫長漫長的公路苦痛的流過去。孩子們哭瘦了臉子，然而還是要哭着，噙着，并且撕扯着自己的母親；母親們解開了快被扯

得脫落的扭扣，露出了乾瘦的乳房，而孩子却一下咬住了母親底乾癟的乳，把哭聲停止了。但是，乳是吸不出一滴乳水的呀，滋潤襁褓底乳水是枯絕了呵。於是，孩子們更加凶猛地哭喊起來了。在這裡，我們看見了流亡和苦難；當大隊快要進到火線上去的時候，一個流亡的苦難的畫面便這樣出現在大隊的周圍了。

噉碎心的畫面，一幅幅地揭出來了。

你看，手推車上是有這麼多的破爛的什物：紅漆剝落的馬桶呀，爛舊的棉絮呀，鍋子呀，筷子呀，碗呀，都在車上簸蕩着；這麼多的什物，當做命一樣的，都是要推到哪兒去的呢？如今，哪兒都是一樣呵，然而人們却把它細着，拖着。

是不是，這樣的情景，竟傷成的影響了大隊呢？是不是，弟兄們的情緒，多少有了一點改變呢？太陽照樣酷熱的晒着，風沙照樣的彌漫着，然而，大隊是接近了艱辛了。親愛的弟兄，熱情的弟兄，你們該拖着艱辛的步伐，艱辛的行進呵，難忍的痛楚也是要忍下去的呀！

但是，大隊是怎樣也忍不下去了。我們看見原來是整整齊齊的隊伍變得零零亂亂的了。我們看見隊伍里有些弟兄彎着自己的健康的背脊，我們看見有些弟兄不能支持的倒在地上，然而，我們也看見了許許多多的弟兄咬住了牙齦。他們把牙齦肉咬紅了，并未吐出一句苦痛的話語。不過，有的弟兄也在嘟囔着，那是很少很少的僅僅是一兩個弟兄的嘟囔；他們實在是熬不住了，才吃吃地說：

「班長，允許我歇一下罷。」

一個高大的身影現在這弟兄的前面了。他迅速的回過頭來，大聲的嚷着，命令着，像是帶着殘酷的說出了一句：

「不准！」

跟着，班長底手揚起來了。他加添的說：

「不到××不准休息！」

然而，沒一會工夫，又有人在叫了：

「報告班長，我擺子發了！」

說着，便癱瘓的昏倒在風沙中了。

在班長眼睛可以看見的地方，在暑熱的塵霧里，那個弟兄倒下了。班長親眼看見的：這是悲慘的，不幸的，激發同情的場面！

有啥法兒呢？他們已經很慚愧的在凝眺着那僵硬的行列，他們已經沒有趕得及守住那人們逃亡出來的城寨，他們的心是被愧疚絞着了。但最後，班長却霍的跑出一大隊，跑到長官那兒請示去了。

——班長請示去了，班長請示去了。

鳥兒一樣的鼓噪着的是充滿無限熱望的弟兄們的聲音。

然而，營長底命令：行進無論如何不准停止！

行進是無論如何不准停止的呵。於是，倒下去的弟兄一個個地爬起來，繼續行進在迢迢的公路上了。

是不是，這樣的命令，竟然刺激了大隊呢？是不是，大隊里的弟兄忽然得着了天啓呢？這時候，大隊里像突地飛進了一羣蒼蠅，前前後後，都響起了話語了。

「咱二營的弟兄都是漢子呀！」

「咱們可不是奔種的啊！」

「叫全營的弟兄瞧瞧咱們罷。」

「也叫營長瞧瞧咱們都不是高興吃驚的！」

「就這樣！」

「就這樣！」

「走快些！」

「應該走快些……」

互相議論着，互相督促着，新的力量在隊伍里成長起來了，新的行進的氣勢像要吞下山岳似的鼓動起來了。

大隊的海在暑熱的塵霧里波動着。弟兄們英武的腳步從公路上邁過去，腳步洗刷着公路上的沙塵。

公路是漫長的呀！

大隊也是漫長漫長的。

公路上，充滿了人聲，馬嘶聲，鑼鐵水壺的磨擦聲，砲車的金屬聲，……萬種聲音在暑熱的塵霧里沸騰着。

從這漫長的公路上，千千萬萬的弟兄要把不論怎樣浩大的艱辛支持過去。

而現在，大隊便是在艱辛里支持着。

今天，在祖國的公路上支持艱辛的人們，明天便是最光榮的勇士；今天走完了崎嶇的山路，明天的路便是平坦的了；通過這前進的路罷，通過了這樣的路才有自由和幸福；誰不能支持艱辛，誰就是懦怯的可卑的漢子；然而，誰又願意做這樣的漢子呢？

山是一座座地翻過了。翻不完的山，鏟着寬闊的肩背。這時，槍聲零碎的在火熱的

風沙中打着唿哨了，砲彈的爆發的聲浪也轟鳴着了，呵，呵，眼見就要到達火線了呵。

於是，馬蹄把黃沙蹴得更高了。馬忍不住粗野的性子在瘋狂的奔馳。騎在馬上的將校們，把腦袋和胸脯抵觸着鬃毛。在馬底響亮的節拍後面，千千萬萬的腳步底節拍應合着，火熱的風凶惡的搶劫着遮滿平野的黃沙；黃沙捲騰起來了，閃光的步槍的林子却是遮不住的；它在山中巍巍地出現了。

整個地山嶽波動起來了。

碉堡，村莊，逃難的男人和女人，統統留在大隊的後面了；大隊汗水滴瀝地，勇往直前地在挺進。

一九四〇，十一，二十三，改寫。

向天野

我想起了丁猛。跟着，我就想起了那個黃昏。

那是我們大伙兒在沙河涸水的時候。她跟我們一起在水里涸着，嘩嘩嘩地划動着粗壯的玉臂；波浪和着水浪，嘩嘩嘩地在她周圍飛躍；她涸在晚霞映滿的水中，露出了兩片血紅的臉頰；她迅速地涸過沙河，涸到了砂岸，便仰臥在波湧的砂原上面。蓦地，她爬起來，叫兩個女同志幫她拉開一張黑色的幕布，很快地脫下一條濕漉漉的褲子，穿上一條草綠色的褲子。她在砂原上站着穿褲子的時候，幾個沒涸水的男同志都羞赧地跑開了，跑得老遠老遠；然而，她却叫住那幾個男同志說：

「喂，跑什麼呀，我穿褲子，你們並不礙事嗎。」

她把一件草綠色的襯衫穿好了，放開粗獷的嗓子說着，笑着。

忽然，她大聲地歌唱起來了，歌句響亮的跳出口腔：

弟兄們，

向太陽，

向自由，

.....

歌句越過砂岸，躡進黃昏的林叢里……

就在這片波湧的砂原，丁猛拉着我講過一些故事，她講她怎樣跑出豫北，參加在石友三部隊里；她講她跑過的地方：湯陰線，道清線，太行山，中條山，沁河，黃河，……她講着高遠的山野，講着跳抖的河流，用着全個戰鬥的心曲。她最愛拉着我講第四十一底故事：她講起那個藍眼睛的小儂子的時候，說：『那小子的眼睛呀，跳那邊真會掩

死的！』她講起馬柳特迦的時候，口里『媽媽的，媽媽的……』地罵起來。她有那麼寬大的胸脯，她身體是那麼結實！兩道眉毛，濃濃的像兩條春蠶，剛好襯着她那雙又黑又大的深沉的眼睛。……

這是丁猛！

在砂原上散步的時候，拉着人講第四十一底是丁猛同志；吃飯的時候，咬着噁心的蒜瓣，一氣要啃兩個鍋餅，啃得祇打着飽嗝的是丁猛同志；工作的時候，一定要找些粗重的事兒去做的是丁猛同志；而行軍的時候，走得最快的，不用說，那又是丁猛同志。丁猛親熱的跟我們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丁猛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許多日子，都是非常快活的。我記得那些日子。在那些日子裏邊，有一個是我特別難忘的日子。

跟着，我記起了那個大風雪應接的冬夜，那是在一個農民家里，丁猛披着被大風絞亂的頭髮對我們說：

『今晚，我們睡在一起得啦！挨緊一點睡，要暖熱些哩。』

我馬上惶恐的接着說：『呵，呵，丁同志，這樣，這樣總不大好呵！』

『你說，這有什麼不好？你說……』丁猛嚷着，凶凶地，衝到我面前。

『我說，這總不大好！』

『你再說，我揍你這小子！』

我沒敢說下去。……

在那個大風雪隨絞的冬夜里，終於，我們是在一起睡了，一起睡在稻草床上，一起打着呼嚕；熱熾熾的情感流，一起在我們身上滾着，滾着……

.....

如今，我想起了丁猛。

這已是丁猛離開我們底隊伍到呂梁山去的時候。她去了，她沒再回來，然而，她留下了勇猛的影子，留在我們隊里，留在我們心中，不叫我們忘記。

丁猛！啊，丁猛，你回來，你再跟我們講第四十一！

我知道丁猛不會回到我們這個隊伍里來了，她是在護呂梁山，讓那戰鬥的乳娘乳着她了，從圖囊里面，我把丁猛送給我底一本書拿出來，我望着書面上的紅字：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我想，我該知道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向天野，向遙遠，我虔誠的送着祝福；向呂梁山，向那大風砂吹捲的高原，我虔誠的送着懷念；我懷念着丁猛，她該是我們理想中的一個女同志……

一九四〇年，七月。

黑壤的愛戀者

——獻給敵後的祖父

田老頭兒底故鄉，蕭家院子……

永遠有些歡跳的雀兒，唧唧喳喳地叫個不息。在黑壤上，雀兒跳躍起來，輕輕的把翅兒一撲，飛走了，叫你來不及想的那樣快捷。院子裏永遠有這些歡跳的雀兒，披着金黃色的，柳綠色的羽毛，在土壤上尖着嘴兒啄食。……舊篋編就的瓜架，青青的瓜藤牽滿着；瓜葉間綴着些大朵亮黃的瓜花，……南瓜熟透了，媽媽煮的香甜的南瓜飯是愛人的。而柔嫩的絲瓜湯，那可是又清涼，又解暑，……房簷底下掛着一串串線穿的蘿蔔，還掛着一個小小的四方籠子，紡織娘在籠子里『知知』……紡織娘餓了，快摘兩朵南瓜花餵去……媽，我這就摘去的……夜來了，星星是那樣的繁……蝓蝓躲在 壤的深處，歡

喜的亮着嗓子。……

一整個夏天，雀兒，虫兒都是歡樂的。而不知倦的蒼蠅，要算頂樂了。青蠅滿院子飛着，綠蠅更在有些剩餘的甜汁的瓜皮上噙噙着；淡黃色的瓜瓢，肉紅色的瓜瓢，多少是很甜密的瓜瓢，叫綠蠅暴亂的佔據了。也許，那是土壤的香味的誘惑罷。像這樣說，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正當綠蠅高興的時候，却走來了兩三個拾破片的黑孩子，趕散饞嘴的綠蠅，噙噙地吞下瓜瓢，他們和綠蠅一起競食。……

田老頭兒就愛這雀兒，虫兒，蠅兒歡樂的喧鬧的院子。

田老頭兒坐在自家門前，因為土壤的香，他在深深的呼吸。

『我還要走幾年老運，不是？』

田老頭兒對他底老伴兒說。

『是呵，你該走幾年老運呢。』

他底老伴兒也說出了自己的快慰。

『哎，我們田家赤手空拳，掙下這塊地，一說，就有十三年了……』

『哎，真虧你掙的……』

老兩口子沉醉在香甜的大氣裏。

……………

蕭家院子是田老頭兒用汗水掙來的。……也真虧他掙的……院前一幢木板屋是田老頭兒底房子……

田老頭兒大早就愛坐在茶館裏。不是飯熟的時候，不是孫兒叫回家去的時候，他定要抱着能夠給與他一些人生溫暖的藍花茶壺，慢吞吞的飲着，到飲完那濃濃的苦汁。

太陽羊兒那麼馴善的移近了……該是回家去吃飯的時候了……然而，他還是坐在凳上慢吞吞地飲着不壞的「毛尖」，等候孫兒叫他回去……

而孫兒也就會在這時候跑來了。

「爹爹，飯熟了，就等你回去……」孫兒親熱的偎在他懷里說。

田老頭兒撫着花白的鬍子，浮滿微笑的皺紋說：「我就回，你先回去……」

每天，孫兒叫爹爹回家的時候，他一定乖得可愛的纏着田老頭兒：

「不，我扶爹爹回去，爹爹這就回去……」

「好，好。走吧。」

田老頭兒喜懽的站起身來。

於是，田老頭兒幸福的讓孫兒扶着，健步走進蕭家院子。想着自己每餐要喝的酒，該已在土灶的火灰里偎得香憤憤的，便又浮滿了微笑的皺紋……。

是十月了。

故鄉的十月，瓜花已不像夏天樣亮黃了，而養紡織娘的籠子，還掛在房簷底下，正寂寞着呢。一串串晒乾的蘿蔔，一串串香脆的蘿蔔早曬完了。……滿院子還照樣飛着懶

懶的青蠅和綠蠅……祇有土壤的香，仍然不變的噴發着，……這是秋天……土壤上蓋着幾匹金黃色的葉子……

田老頭兒好些日子沒到茶館坐去。

他咀嚼着一些臨近的災難，頂感着一些將要發生的事變，東洋人會打來了，誰都在不安的說。他讓巨重的痛苦壓着自己，壓着自己……

田老頭兒想：

——兒媳是個女人，上那跑去……孫兒又那樣年青，是嬌生慣養長大的，從沒出大門一步，還不是跑不動……

——還有，還有這老不死的……

田老頭兒想到這里，便冒罵起來了：

「你，你是我供的菩薩！你成天『伸手不拈香』，就知道吃，你，你這老不死的

！」

「噯，我惹了你呀！你這老鬼！」老伴兒回罵着。

老兩口子在暴怒的爭執。

這是爲着什麼呢？

……不用說，是爲着東洋人就要打進蕭家院子……

爲着東洋人要打進蕭家院子，田老頭兒憂鬱的抱着酒壺，狂飲着。

田老頭兒說着酒話：

「我不能走，我捨不得這塊活命的地！我自己掙的地，也讓我自已守着罷。」

……

「你們不能不走的，你們不能不走的！」

……

「陳家姑娘，你上租界余家叔叔那兒去，他媽是我田家的姑娘，他該念這點情份……」

……」

「你，」田老頭兒向老伴兒望了一眼，「你隨陳家姑娘去罷。」

.....

「灶，走過來，讓爹爹親一下，讓爹爹多望你兩眼，讓爹爹摸摸你底頭髮……好孩子，你年青，你有你自己的路，哎，明天，你就跟隊伍走罷……」老人說到這兒，眼睛便潤濕了，模糊了……

孫兒感動的跑到爹爹身邊，跪在爹爹膝下，喊着：「爹爹……」抽搐着，說不下去了。

田老頭兒的話也有些哽咽：

「走吧，你們走吧，你們不能不走的……你們不要管我，就讓我死在自己掙的地裏！」

.....

呼吸。

田老頭兒不肯走，捨不得養活他底地，大氣里，土香飄動着，田老頭兒深深的作出

如黑土壤是海，田老頭兒情願淹死在土壤的海里，作一個土壤的愛戀者……

而現在，田老頭兒就在黑壤散發着香味的時候醉了，完全醉了……

憶 念

如今，在那曾經失去的土地上踩着的，仍然是我們弟兄的腳步。

那是多麼好的土地呵！在那兒，我們有過親切的遠矚。我們遠矚着叢林，遠矚着隱約可見的村莊，和着村莊里的晨炊的烟子；我們彷彿已經嗅着了米飯的香，而作出一個深長的呼吸。我們愛嗅這兒的氣息呵！我們嗅着牛糞的氣息，馬糞的氣息，——那是大地的氣息；從驢子和騾子底糞堆上，我們很自然地踏了過去。沒有一個農民不愛他自己的腳跡的，而我，也是農民底兒子。

我們是生活在那樣的土地上。生活在那樣的土地上的人們是有福了。

（那是祇能去意味着時好的土地）

清晨，黃昏，和黑夜；自然變換着顏色；當暮靄快要臨降的時候，太陽便以羞紅的

臉，送着被親夠了的漁船；漁夫把盛滿吵鬧的，活跳的，魚兒底魚簍，彎着腰，收進船艙；而河水還不休地唱着晚歸的曲子；那是怎樣的地方啊！呵，鑾灣！你露出你底胸脯，那通着進路的長堤：那是好跑馬的長堤，那是走着隊伍的長堤，是遙遠而又溫和的長堤呀。每天，讓農民底車子在身上撫慰着，讓負荷着沉重的痛苦的馬兒告訴着它底止不住地喘息；讓驢子送上醜陋的臉色，微閉的眼睛，和豎着的耳朵；大地是這些畜牲底親人。大地，是不是，就在此刻，記起了馬兒噴出的語言呢？當馬兒趴着泥土的時候。驢子腫腫的闔起眼睛了；它向大地要求一個休息。唉，畜牲，是怎樣的，大地會如此親熱你們，又是怎樣的，大地該受着你們底親熱呢？畜牲呀，當你們底腳蹄健勁的跑過大地的時候，或者是，當你們因為疲乏，輕輕地蹣跚着無力的腳蹄的時候，你們所要告訴大地的是一些什麼言語呢？

對於土地，我了解得不比你們少，然而，對於土地底愛，却不會有你們底深沉呀。

在鑾灣，在那曾經失去的土地上，像這樣的記憶一直保存着。

我記憶着臺灣，然而，我也記憶着那性子是我懂得的畜牲。

何等寬闊的長堤呀！在長堤上，我底馬兒跑着，搖動着赭紅色的鬃毛，抖擻着清脆的鈴鐺；馬呀，你是我底小赤兔。跑慢一點兒，該死的畜牲！我叫黃色的灰塵的練子鎖住你！呵，你有多麼明亮的眼睛呀！完全黑亮的眼睛，矍矍的，睜着，光輝的凝視着遠方；我聞燃着炮火的遠方，撒開繮繩；而小赤兔也會意的跳起它底蹄子；它疾速地跑着，盛怒似地，長嘯起來了。撼動了心的長嘯呀。

我夢着臺灣，夢着一個衆首的日子。我駕起記憶底車輪，跑在我夢着的長堤上面。（然而，記憶中的臺灣是遙遠的）。

但，我却有這樣的記憶。

怎麼能夠沒有記憶呢？

在我，農民送我吸過一下的煙袋，和我坐過的低矮的茶棚，我都是一直記憶着的。我記得用我底唇齒親觸過的藍花茶壺，那是家鄉才有的茶壺；同時，我也記得那土紅

的茶碗呢。那真是祇能去意味着的好地方呵！聽罷，披着黎明底光輝的農民底車子啾呀地響過去了，馱着農民底糧食底驢子的得的得地走過去了，牛在草野媽媽媽媽地叫着，鷄在啄着稀散的穀屑；而我，也在這樣燦爛的黎明中騎着馬兒跑着，已不祇一次，（應當說有很多次了），我底馬兒在鑾灣一帶快活地震響着鈴鐺，快活地聳動着背脊，也快活地揚着栗紅色的尾巴和鬃毛；那時，我們——很多男女同志工作在這裡，工作在曾經失去的鑾灣，學着騎馬；清晨，黃昏，和黑夜；我們都在長堤上臨風馳騁。

（長堤，是美麗而又悠長的）。

如今，鑾灣收回了；然而，我却記憶着鑾灣。

我有着對於人底記憶，畜牲的記憶，我有着對於土地的記憶。

我底憶念是深沉的。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江之子

我是江養大的孩子。從小，我就聽江水哺育着。還是孩子的時候，我便有了對於江底愛戀。我懂得了怎樣地去在江邊凝眺，怎樣地去遠望着羞紅的朝陽和無際的烟靄，怎樣地去聽着鶯鳴的江流，聽着，貼着自己的胸襟。而江水流着，江水躍着，——前進着，我也發出了自己心靈的歌唱；我歌唱着江水，感情爲我譜好了鶯鳴的曲兒。

然而，真正能夠出色的歌唱着江水的還是那些生活在江上的繚夫呢。
祇有了解江底人才是江之子。

當家鄉底江水不便饒養我底時候，我便流落到這一片土地上來，讓這裏的江水饒着我了。

對於這裏的江，我同樣有着深的愛戀。

每天，我面對江水凝眺着，長久長久地凝眺着；倨傲的，尊嚴的江水，盛怒似的，發出了狂呼；每天，每天，我都在這江邊作出長久的凝眺。漸漸地，我懂得了這陌生的江了，我知道這裏的江有着更要雄偉的性格。我見過無數的船夫逆着江流，顯出很了解的樣兒，從狡猾得要命的漩渦裏，安然渡過了可以吞沒船隻的險灘；我看着，江流簡直是奮迅的跳躍起來了，然而船夫底臉色還是安祥的臉色。無數的繹夫打着洪亮的號子爬過去了，那是對於江底親切的呼喚呀。那真是兒子一樣的熱烈的呼喚。呼號着，匍匐着，涉過了江流；他們生活在養育他們底江上，他們是江之子。

我就喜聽那洪亮的呼喚，那很有旋律的號子；那是淳樸的，原始的音樂，那是淳樸的，自然的音樂。

我不會停止自己的凝眺。然而，我每一次凝眺着的却不是朝陽和烟靄，雖然每一次都是在清晨和黃昏；我凝眺着的是無數無數的江之子。

（因為，我也是吃了江水長大的江底兒子。）

我們都是江之子，我們都有着對於江底愛戀。我們底愛戀該夠多麼深沉啊，我們，無數無數的江之子。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戰地進行

原野

我們唱着進行的曲子走出了市區。

原野裏的泥土的氣息發出一種芳芬的香味，有如春花的馥郁；肺葉因着喜悅張開了，把泥土的氣息深深地呼吸進去。豐滿而富饒的原野有如一個很大的溫柔的搖籃，而一片綠色的草却有如無數的柔軟的被子鋪在搖籃裏面。我們都願意做原野的兒子，熟睡於溫柔的搖籃中，受着原野的愛撫。

原野該有多麼遼闊啊。無數的森林，巨人似的站在鬆軟的黃土層裏，守衛着遼闊的原野。河流洋溢着歡笑，那是一種非常迷人的調子。戰溝一道道的如同小溪似的曲繞着，交通壕，散兵壕，托齊卡陣地……無數的壕嶺巍巍地出現了。砍過的樹幹深深的插在

泥土裏面。挖鬆的泥土像一堆推的小丘……

河流歌唱着，森林歌唱着，美麗的音樂升起來了，風喜悅的作着伴奏；唱吧，向年青的原野唱一隻愛戀的曲子，唱一首最好的讚美詩……

啊，中國，我們真值得爲你戰鬥！

稻草床

鄉村底稻草，散發着微微餘剩的稻香，女同志捨着爲我們把稻草鋪在地上。稻草溫暖的，柔和的，鋪着，將恢復我們行軍的勞頓。……

……這是在一個和善的農民家裏。

我們在油膩的桌子上面，在破舊的凳子上面，燃着白色的燭，白色的燭花的閃爍下，鄧同志緊緊地握着鋼筆，把藍色的墨水寫在白色稿子的空格裏，他將爲中國寫一首戰爭的抒情詩。……

更多的同志，寫下了戰鬥的日記。

『我們要戰鬥然而也需要學習。』

農家裏一個和善的女人站在我們身邊，望着我們感動的說：

『毛毛，快長大啊，長大了讓這些先生們帶你去打我們底仇敵。』

……我在這事實面前感動了，我覺着她不祇是一個孩子的母親，她是每一個中國孩子的母親。

而我們也是中國底孩子呢。

過度的疲倦催着我們睡了，我們睡在柔軟的稻草床上，呼吸着微微剩餘的稻香，睡得那樣熟而且是那樣甜蜜。

旗

一個十四歲的小同志，扛着一面寫着自由的旗，旗幟鮮明的在風中飄舞。小同志，

圓圓的小臉掙紅了，小臉上，熱噴噴的汗水不斷地流下來；小同志底氣力雖然是很小的，然而，出發的時候，他第一個就搶着把這一面寫着自由的旗扛在肩上了。我們有着這樣一個勇敢的，可愛的小同志。

我們是四十二個志願兵，我們要爲我們底草原，爲我們遼闊的土地，上火線去打仗了。

我們興奮的趕着百二十里的路程。

「小同志，你扛得太久了，讓我們換着扛吧。」

「我才不呢，我是志願兵，扛旗是我底志願……」

說着，小同志把一張可愛的小嘴嚮起來了。

砲聲隱隱的送到我們耳邊，這砲聲是我們底！向着遙遠的疏疏落落的砲聲，我們熱情地揮動着手臂。

這時候，小同志歡喜的跳起來，搖着寫着自由的旗……

冷風中飛捲着鮮明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旗……

明天

我們行軍在我們自己的草原上，已經有五天了，然而沒有邊際的草原，還是如同綠色的海那樣沒有邊際；砲聲沉重的響着，彷彿是跳躍的浪濤在擊打着礁石。五天了，不能忘却的草原上的行軍，我們不能忘却自己每一次聽見砲聲時激起的心的跳動，年輕的熱情燃燒着，我們底腳步一齊在激動中放大了。

當我們到達宿營地的時候，晚霞剛剛把西方染紅了。砲聲響得非常厲害。而晚霞就像一朵朵凋殘的玫瑰似的要被砲聲搖落下來。我們宿營的村莊，已經靜靜的睡熟了，雖然這村莊距離敵人只有十多里地，同時這村莊還被敵騎襲擊過，然而，村莊裏的人民都若無其事的在甜蜜的夢寐中，恢復着工作上的疲勞，前方的村莊是那麼和平！

明天，我們就可以到第一線去了，呵，明天……想着明天能夠和敵人短兵相接，我

倒真有些困不上眼睛。……

然而，我們却過於困倦，於是，我們擁抱着『明天』睡了。……

一九四〇年，三月。

召喚與圖囊

召喚

一些紅銅色的臉，一些棕色的手臂，一些黑亮的眼睛，在養育我們底土地上出現了
充滿着勝利的光彩……

我愛那些紅銅色的臉，正如我愛那些黑油油的土壤，肥沃的土壤；我愛那些棕色的
手臂，我愛着那樣熱情的揮舞；我愛那些黑亮的眼睛，我愛看那樣光閃的遠颺……

我底愛戀是如此深沉。

在充滿陽光和樹林裏，我聽着那樣歡悅的腳步的節拍，我知道那是一種如何明亮的
召喚。

我止不住心的悸動。心在跳躍着，應着那明亮的召喚了。

是音樂似的召喚呵！音樂似的腳步的節拍，響在無邊無際的土地上，召喚着土地養育的兒女。

於是，紅銅色的臉和棕色的手臂，更多的出現在養育我們底土地上面了，在更多的黑亮的眼睛裏，充滿着勝利的光彩……

圖 囊

我常常要記憶着那個黃色的圖囊，而當我記憶着這圖囊的時候，我怎樣也不能忘却每個行軍的日子。當我行軍在充滿着香氣的草原上，或者是行軍在充滿着陽光的灌木叢中時，我揹着我底圖囊，像是揹着我底孩子；我說不出，我對於圖囊有多麼愛撫。因為，圖囊中滿裝着產自心靈的戰鬥的果實。當我們宿營在森林圍罩下的村莊之中的時候，當晚風徘徊在我們身邊的時候，我們就要把那些戰鬥的果實一樣樣的從圖囊中拿出來，獻給村莊中的每個樸實的農民。接着這贈禮，農民們都樸實的笑了，洋溢着戰鬥的歡

喜。

圖囊是我底親愛的伴侶。

我有着一些圖囊給與我底記憶。

我們都有着圖囊給與的記憶呵，我記憶着每個宿營的靜夜……夜，祇有鋼筆觸痛紙葉發出的細弱的聲音；是靜靜的夜呵，恬靜的鄉村底屋子，被這怪熱的稻香佔滿了；燭光把我們底親熱的圖囊着的影子，都給映在黃泥牆上了。這時候，一個個的圖囊，受着我們每一個工作同志底溫熱的撫撫。每個工作同志的心靈和腦子，都在生產着戰鬥的果實。而當疲倦襲擊着我們底時候，我們就朝着灰色的軍氈上面倒下去了，枕着一個個的圖囊睡去……

我說不出，我對於圖囊有多麼愛撫。

然而，在那一次惶亂的退却中，圖囊却遭受着廣大的遺棄了。

那是如何一種不幸的命運呵，退却中，我終於要遺棄我藉着的孩子。

（唉，唉，這真是一個生命的悲劇。）

我說不出，我有多麼悲苦。但我也說不出，圖森有多麼悲苦。

一九四〇年，四月。

襄河東岸

在滾滾的襄河邊，我們底胸脯熱切地貼着砂岸。我們靜靜的諦聽着，襄河東岸送來我們歡喜的槍聲。我們底師，一二一師，正在襄河東岸戰鬥着，我們底同志也該整個地與戰鬥合抱了罷。

一二一師是我們底師。是精銳的師，然而也會是光榮的師。他們守着我們底陣地，守在襄河東岸；守着，向着笨重的牛皮鞭子射擊，向着日本底陸戰隊射擊；射擊着，向着他們底腹背，左翼或右翼；不管他是什麼師團，也不管他是什麼聯隊罷。在中國，有着打潰坂垣磯谷的故事。

笨重的日本轟炸機飛來了，向着油箱射擊，向着駛盤射擊，讓我們底高射機關槍的火球飛上天去，讓火力的帶子纏着機門……

在襄河東岸，戰鬥進行着，我們底同志該都與戰鬥合抱了罷。

我底腦子裏熱熱的出現着李班長勇猛的影子。

劉班長底勇猛的影子。

一二一師，就是勇猛的師。一些勇猛的殉道者，叫我虔敬的致送着無數敬禮。

——立正罷，同志們，都起來立正罷。……要立正的！

向着春天底襄河，我們敬禮。向着河東岸，我們敬禮。向着燦爛的槍火躍動的天野，我們虔敬的，致着敬禮。

一天的戰鬥以後。王連長回到河這邊來了。他帶來了勝利的消息。他把太陽牌的威士忌和香噴噴的牛肉分給我們師政工隊，他分給我們一些狂喜……

在滾滾的襄河邊，在河流砥砥的砂原上，我們吃着，喝着，笑着，我們喝着用勝利贏得的威士忌，吃着用勝利贏得的牛肉，滾滾的襄河流着……襄河是勝利的證人……我

們對着襄河，抖擻着粗暴的歌句：

弟兄們，

昨日的艱難困苦，

今日已有了最大的報償，

我們要把勝利的歌兒高唱……

我們大聲地歌唱着了。胸脯起伏着，歌句從喉嚨里跳出來。我們歌唱着會用勝利贏得的光明的日子，自由的日子，新人類的日子……

歌句跳抖着。河流跳抖着。

我們站在河岸的紅砂石上，敬禮於春天底襄河，襄河底東岸；因為那兒有着我們底師，一二一師。

一九四〇年，八月。

在南方

在南方，那真是最冷的一個冬天了。在寒冷中，我們把熱情燃燒起來，我們用熾熱的感情過着一些寒冷的日子。不信，在那大風灌注的小樓上面，我們便會圍在一起呵着雙手對過詞兒，而且，也快快活活地排過一些小戲的呢。

我們不會忘記這些工作的日子……我們真不會忘記……那時，幾乎是全隊的人沒有過冬的衣服，但我們沒有一個人縮在被筒裏，沒一個人肯裝『孫子』；要真有這樣的同志，我們也會有友愛的揶揄，叫他把瑟縮制止的。

然而，在最冷的一天，在我們工作的小樓上，隊長却打開了服裝和道具的箱子。他把各種可以使得我們溫暖的衣服拿出來了，闊少的，少奶奶的，小市民的，農民的——隊長翻出了各種不同的角色穿的衣服。他一件件的分配着說：

「同志，你穿上這件！」

「這件你拿去，同志！」

我們把各種各樣的衣服穿起來了。想想吧，當那些不同的劇底劇中人的衣服，都穿在我們身上的時候，那該有多麼談諧呢。

於是，一屋子的同志嘻嘻哈哈地鬧起來了。互相戲謔着，互相忍不住的要笑話呀！笑聲騰滿了我們工作的屋子。

我們穿着服裝。我們也穿着道具。（我穿的一件日本大衣，就是演死里求生用的道具。）我們過着戲劇性的生活，我們彷彿是在排着一個大戲。笑滿屋子滾起來了，我們都有着滾滾的心曲。

各種可以使得我們得到溫暖的衣服，我們都穿起來了。我們在大風里走着，在街上走着，在這南方的城市里，我們走着；我們要從冬天走到春天。

我走在一些同志中間，我穿着一件厚重的日本大衣。我有着厚重的感情，我底心在

悸動。

在南方，我們有着這樣工作的日子；這樣的日子，我們不會忘記的，永遠，永遠，我們也不會忘記。

一九四〇年，八月。

我穿走在紅土上

一陣急驟的雨落下了，落在燥陽晒紅的地上，地上散發着蒸人的熱氣。然而，有涼沁沁的風吹着，熱氣很快就消散了。

雨繼續降落下來，雨水溶化着乾燥而龜裂的泥土。泥土同旅人們的腳板上的污泥滲合着。雨水又流成溝兒把泥土調勻着，溝里，旅人們的腳又在攪動着，於是，泥土的原來那種耀眼的紅色，便成爲棕紅了。

雨點子密密地打在我背後。背像塊吸鐵磁樣吸住背心，接着，濕答答的襯衫，緊緊貼在背上了。雨底涼意，透不過燃燒的胸膛，胸膛，在燃燒着呀。

南方，是燃燒着熱情的火燄的地方。

當溫柔的黎明穿過了黑暗出現的時候，我們就穿走在這南中國底紅土上了。我們以沉重的脚步，驚止了草間昆虫們的聲息。那時，太陽晒黑着我們底皮膚，海藍的天悠閒的飛走着白雲，樟樹們把濃蔭投在地上，榕樹們垂着美麗的長鬚，莊稼是金黃的，稻底飽滿的顆粒，壓彎了細長的稻桿子，原野是那樣的豐富，是那樣的「百穀的土地。」

我們呼吸着從原野發出的健康的氣息。

原野，是曾經失去的。

我們穿走在我們底原野里，我們看見一些農民揹着槍，站在山崗子上面向我們要着路條；我們底農民游擊隊員，守在我們底原野。

我們都是原野的兒子。

我們冒着密密的雨點，在雨水流成的溝里，在雨水泥濘的山道上，我們跋涉着，我們底身子溶在雨中，我們底心却在燃燒着。

南方，燃燒着熱情的火燄。

南國人民的胸間，燃燒着熱情的火燄。

我們穿走在已經成爲棕紅色的大地上，我們底心中也燃燒着熱情的火燄。

一九三九年，九月。

邂逅

像呼喚着名字似的，我們互相呼喚着同志。呼喚着發自我們心靈的真摯。太陽照耀着我們底旅途，我們朝着燃燒的烽火奔赴。

我聽見了你火熱的心胸的躍動，我底心胸也隨着起伏。同志，你是我旅途的伴兒，我要說出對於你底深藏的愛撫。

同志，你是熱帶的，有如白楊般純樸的少女，然而你却遠離着肥大的椰子，榕樹和樟樹；你底那些曾經染着蔻丹的指甲，如今，都已染滿塵土，我就愛你這樣的指甲，我該說出我對於你底愛撫。

告訴你，我是像愛着廣大的同志那般愛你，我愛你紅潤的健康的面，你身上穿的革命的工服；你男子一樣粗壯的手臂，你海一樣發藍的眼珠。假如能夠，我滿愿和你一塊

兒去爲爭取自由，一塊兒含笑的死去。

對我說，南洋，那遙遠而又美麗的殖民地，那兒是有着怎樣白的雲頭，那兒的海水是不是真像你底眼珠？那兒的樹是怎樣蒼鬱？那兒的土人是怎樣作着熱帶的草裙舞？那兒的少女，是不是都像你這樣有如白楊般純樸？

你說你沒有了憶念。你祇說出了這民族底悲苦。從生長你底南洋，你跑回來戰鬥，你親見着祖國的災難，也親見着那樣的殘酷。你垂下了你底黑髮，如同榕樹垂下了長鬚。

小南洋同志，我沒有這樣一種語言，說出我們愉快的邂逅。

『同志，我們快點兒朝着燃燒的烽火奔赴。』

『不，我已走到了南洋兒女工作的隊部。』

我還要遠去。

你爲我祝福。

祝福我們再有這同樣的邂逅。

在遙遠的烽火的地方，我將致送着同志的愛撫。

一九四〇年，四月。

金子

——給一個朝鮮的女孩子

金子，漾着滾熱的淚水唱罷，你歡喜的阿里朗山嶺，我也是歡喜的呢。

然而，你却假在我懷里講你爸爸底故事。

你說你爸爸爲了奴隸們的解放，沒一天不在過着頂苦的日子。你說你爸爸在中國曾有舖兩張舖紙睡在清冷的月光里的故事。你底一些訴說，訴說中的每個朝鮮亡命者的面影，在我眼前出現着；而最後你是怎樣也止不住熱淚的流溢了。

三十二年了呵，何等漫長的日子？數不清奴隸們掙的自由，數不清被損害的被當做一錢不值的生命，也數不清壓迫，侮辱，桎梏，和無溫的秋冬，囚禁，牢獄，死亡，和無盡的歲月的磨折；是漫長漫長的日子呵，可憐的，可憐的朝鮮孩子……

你是要做一個「復仇的女神」麼？這你是能夠做的。因為在迫害中已經生長了復仇的種子。你不是說，你要做矯健的鷹或者勇猛的獅子？假着我，聽我講一個「髮的故事」。（註）

三十二年了，整整三十二年了，像你爸爸一樣的亡命者，是受着怎樣的鞭笞呵！那是怎樣的左包健，刑罰和日本御用的狗們的尾隨中，受着不是一個人該受的苦痛呢？然而，就是這樣，他們寫下了亡命的詩篇。

金子，唱罷，漾着滾熱的淚水唱罷，朝鮮戰地工作隊的同志，不會講你感情的。

（註）見巴金著髮的故事。

一九四〇，十一月改寫。

夜

夜是如此漫長呀！夜船上，祇有我一個人在等候着夜色的消逝。船上的船客都睡熟了，而且都響着那樣甜蜜的鼾聲。那是幸福的鼾聲呵！呵！今夜，祇我一個在用着失眠的眼睛，靜靜的望着夜江，夜江上閃動着的失眠的燈光，燃着我底失眠的眼睛。

這是第二夜了。

是同樣的夜。同樣的一面黑色的罩子，罩着渾黃的江面，同樣的躺在這祇能躊躇着的角落裏，我是怎樣也不能入寐啊。夜空的星星是那樣繁，那樣柔媚而且明麗呀！星星，我需要着你溫存的摸撫。

我隱伏在這小船的一角裏，受着許許多多的人受着的痛苦，而江永流着，正流着我們底痛苦，我們底痛苦與不幸呀！

江水流着，無有止息地……

我是睡在這樣一個角落，這是一個長不夠三尺，寬不夠兩尺的走廊，就是這樣一個角落，這樣不夠舒適，然而就是這樣也可以睡得甜蜜的。然而，湊巧又有鍋爐在燃燒着。

我幾次疲倦的睡熟了，幾次都難受的醒了。鍋爐燃燒着，燃燒着我心裏的火燄。那是苦痛的火燄呀！

鍋爐火熱的烤着我底背脊，烤着我底心，甚至要烤焦我底身子。鍋爐的熱透過我底背脊，一直鑽進我底腸胃。我簡直想嘔吐了。然而，當我正湧出一口酸水的時候，夜風又把這酸水送進我底腸胃。我是在受着許許多多的人受着的苦痛呀！

夜，失眠的夜！難耐而漫長的夜啊！

在船上祇我一個在苦痛的煎熬裏面輾轉着身子。而江水流着，正流着我底苦痛啊！江水流着，無有止息地。……在響着甜蜜的鼾聲的周圍，我孤獨的靜候着夜色的消逝。

一九三九年，八月。

廢墟上

——贈給已故的友人吳

懷着比破碎的瓦礫更要破碎的心，我默默地在散滿了亂磚的廢墟上走着。

我有着無限的言語在胸心底。

用透過了近視鏡片的眼睛在廢墟上尋找着，然而，我還能找出什麼呢？白堊色的粉牆，映着低沉的雲朵，說不出有多麼慘澹；燒毀的屋樓，孤寂的懸着，是夠多麼伶仃呵！而我，是比伶仃的屋樓更要伶仃的作出悲哀的尋求了。

我翻過散滿廢墟的破碎的瓦礫，我希望着從瓦礫里找出一具與我是那樣親切的年青的軀體，呵，一條年青的生命是埋葬在那一堆轉瓦里面呢？

我抱着焦黑的椽柱哭了。

橡柱上有黑灰紛紛掉落下來，混和着淚痕，映着蒼灰的天色。——天，他底屍首不是還在這瓦礫里沒有挖出來嗎？我需要看一看他底屍首……

那是五月三日，血的日子，當敵人的飛機輕快的飛走了以後，便留下了一片廣闊的廢墟，和廣闊的記憶。……

我記憶着。但我已不能記憶了。

我重重地在廢墟上踩着腳，我知道我是在踩着更多同我一樣破碎的心。

是這樣殘忍的掩埋！活人被埋在無底的土層里；然而，敵人僅僅祇能掩埋一具年青的軀體，還不能掩埋燃燒着的仇恨和燃燒着的記憶……

我俯着首，低低地呼喚着被炸的友人底名字。

我有無限的言語，在我心底。

一九四〇年，三月。

轟炸篇

鵝卵石

我在江邊走着。

江邊是冷漠的。黃澄澄的大江怨憤的發出大聲。渦流詭譎的漩着，笑着，樣子是猙獰的。

我底頭很重，像有什麼壓在頭上一樣。我把頭勾垂起來，我在江邊走着。

我踩着一些不怎麼大的鵝卵石。

敵人的燃燒彈沒有饒放這些石子，却把這些石子燒得這麼焦癢，這麼烏黑，這麼不像樣子；惡毒的硫磺在它們身上狂噴着，縱慾者一樣地毀滅了它們底生命。

呵，受難，受難！受難的鵝卵石呀！

叫我用怎樣的語句說出你底憤激，你底憤激和不幸呢？

我把一個燒得不像樣子的鵝卵石拾起來，愛撫的揣在我底懷里。我絞緊了痛苦的癢癢著的手，在江邊，嚙着淚水凝思。……

野狗

我在火場里走着。

一條野狗跟在我底後面。

我在火場里繞着圈子，野狗也在火場里繞着圈子；我在作着野祭，野狗也伴着我野祭。

野狗用腳爪在灰燼里抓着，用鼻子在瓦礫中嗅着，用尾巴掃着暗紅的瓦礫，用眼睛作出凝視。墓地，它孤獨的吠起來，感情的掉下一些眼淚。它不斷地伸出血紅的舌頭，舐着燃燒過的地殼，它彷彿要舐出一點親切的記憶——對於土地底記憶；野狗是有着人

底虔誠的靈魂的。

忽然，它在這有些熱的灰爐里坐下來了。它瘋了樣的在灰爐里抓着。在灰爐里，它抓出來的是一片憎恨的火種。

我在野狗身上摸撫着，野狗機靈的跟我親起來。於是，我更親切地在它身上與以摸撫。

荒涼，廣漠，火場里尋不見人影。祇我和野狗在彷徨着。

傷者

我在街上走着。

濃重的硫磺味衝着我底鼻子。

城在燃燒。到處都是杜鵑花一樣的火燄，雞冠花一樣的火燄。我怕看那樣紅慘慘的火燄。

然而，我在街上走着，我見到的却祇有這樣的火燄。

我蹣跚地走着，一輛車蹣跚地從我身邊擦過去了。

我看見了這樣一個傷者：

是這樣的傷者——這樣安靜的傷者！纏着血污的紗布，掛着燒紅的肉，應該是充滿了痛楚，然而却啞默的坐在車墊上面，慢吞吞地搖着扇子。他沒有表情。就連一個無聲的叫喊的表情，他也是沒有的。

我跟在車子後面，跟了許久許久；我祇想多看一下他是以怎樣的姿態在搖着扇子。很快地，我得到了一個解釋。

然而，對這現象的解釋，我是沒法兒運用文字的。

我缺少着「火」般的句子。……

窒 息

我在黑洞里坐着，悶得要死。

我忽然感到可怕的空息。

不能自由呼吸的生命，唉，唉，那該是多麼苦痛的生命呢？然而，我們却是一些可能窒息的生命。

在沉重的快要窒息的黑暗里，有人這樣叫了：

——讓我走呵！

——讓我去給日本飛機炸死！

——唉，炸死了都不躲這個鬼洞的！

但是，離開黑洞的人，他們却都是更其想要生着的。

於是，幾隻手電底光，便在黑洞里放射生命的光彩。

就在手電底閃亮中，又有人叫了：

——噯，這女人死了呀！

——什麼？死了？怎麼死的？

我竟然健氣地問着，忘了在這窒息的黑暗中，死亡是隨時都在跟我們做伴的。

手電依然亮着。我一眼就看見了那個死者。她像進洞的時候一樣坐在一條汗濕的木板上，懷抱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也像進洞的時候一樣把母親底奶子含在嘴里；母親底生命和孩子底生命都已窒息。

呵，呵，我是第一次看見這樣沒有聲息的死。

呵，呵，我們需要活命的空氣。我們需要滋潤襁褓底空氣，需要滋潤母親底空氣，需要滋潤生命底空氣。

光

你知道，光明的追求者，怎麼會是勇猛的殉道者呢？

當你的日子沒有光的時候，那你就會完全懂得的。

光明的追求者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着。

你不能把這追求解釋做自私或者功利的。實在，這却是真實的。

絢爛的光，白熱的光，是我們要去追求的。

向着防空洞口的那一點點白光，我們如同燈蛾，振奮地，猛撲着我們心中的翼子。

燃燒的城

我在燃燒的城中走着。

我底心一直是在燃燒。

是怎樣一種可怕的燃燒呀！我不但看見了燃燒的慘景，我還聽見了燃燒的聲音；那是復仇的聲音，是正義的總叫；呵，這是誰也寫不出的燃燒；誰也創造不出那樣一種字樣，寫出這樣的燃燒。

燃燒，燃燒，燃燒！

里。

我在燃燒的城中走着，我沒有言語。我把咒咀，憤怒，憎恨，深深地埋在我底心里。

九四〇年，九月。

在戰鬥中

我底對於生活的愛，領導我去戰鬥。

——A·聶維洛夫。

我不祇一次的注視着高遠的天野。而天野，也不祇一次的給與我一種高遠的感情。我是懷着一顆多麼悸盪、激跳的心，在注視着不祇一次注視的天野呵，對於一個戰鬥者，天野就是一個希望。戰鬥者的希望就像天野一樣高遠、廣漠。在北方，我戰鬥着。在南方，我戰鬥着。在祖國的大平原上，在祖國底大風砂中，我勇猛的戰鬥着。我吻着祖國底大江，我吻着祖國底河流，也吻着祖國底山叢；我熱狂的吻着牠們，牠們也熱狂的吻着我，是像這樣，我吻合着祖先們的腳跡。

這是一個暴風雨的時代。在這時代裏，我做着暴風雨中的海燕。海燕發出的歌句，

是粗暴的歌句，然而，我從心深處發出的歌句，却也是粗暴的。在大平原上，在大風沙中，我歌唱着；當湍急的江流飛躍起來的時候，當滔滔的河流跳躍起來的時候，當熱情的風暴撫摸着樹叢的時候，我注意的聽着，啞獸的聽着，我聽見這樣一種廣大而戰鬥的語言。這是真實的語言，豐富的語言。是自然戰鬥的聲音。是自然反抗的歌句。在沙河，在襄河，在長江，在東江，在祖國底河邊，江岸，一樣地，會充滿着這樣的語言的。在第一個七月，我決然地投向山野，從湖北跑出來了。

我過着戰鬥的日子。

像這樣戰鬥的日子，我是整整過了三年了。

當我第一次見着那樣遼闊的山野的時候，譬我第一次見着那樣廣漠的平原的時候，當我第一次見着那樣充滿着生命的綠色的樹叢的時候，我完全沉醉了。

我快活得祇想叫出來。

在戰鬥中，我學習着。我跟每一個工作同志學習。跟每一個老百姓學習。在學習中

，我發現自己是多麼不夠。那真是太不夠了。但是，我沒放鬆過每一個學習的機會。我有着這麼多的伙伴，幾乎沒一個不幫忙我學習。有時，我熾熱的幻想起來，我想起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同我工作在一起的同志，他們都是鋼鐵。都是那樣硬，也都那樣結實。行軍的時候，一天要跑上百四十里地。夜晚在稻草床上，在馬槽旁邊，在大野裏，一下子就打着唿嚕睡熟了。然而，天沒亮的時候，他們又一骨碌地爬起來。有幾個女同志，就是在月經要來的時候，依然百兒八十里的跟男同志一起跑着。我記得丁猛，那個粗獷的女同志，那個馬柳特迦型的女同志，在月經期間，照樣在大風雪裏同着我們行軍，一天照樣走一百里地。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是這些鋼鐵般的戰鬥者，給中國寫下了英雄的詩篇，暴風雨一般的詩篇。

在戰鬥中，我學習着。我記得那些一起工作的同志。是他們教育了我，我這個脆弱
的智識分子！

我愛那些同志。我愛他們底真實。我歡喜他們那些個性。那都是些獨立的個性。坦

白；熱烈，摯愛，我見着一片真實。

我記得共同在一盞搖曳的紅燭下，讀着夏伯陽、毀滅、鐵流、第四十一的時候，同志們的臉色是多麼興奮，眼睛裏是射着多麼英發的光芒，我記得在讀完那些書本的時候，還有叫着要做夏伯陽，和郭如鶴的，有叫着要做馬柳特迦的。我記得共同在燭光下寫着戰鬥的日記的時候，還有寫到天亮的。在這樣的事實的前面，我說些什麼好呢？

我祇有跟着那些同志學習。

在豫南，在豫鄂皖的邊境，我工作了三個月，從豫南出來，我又跑到湖北工作着，我生活在不休止的戰征裏。當第三個七月來到的時候，我又從粵北跑到襄河來了。

襄河底流急湍的應合着戰鬥的心曲。

春天，我們反攻了。

我們向襄河衝擊。

河水跳躍着。漾着浪花的笑渦。浪花把弟兄們的頸額擁抱起來了，好像修長的手臂。在波湧的河水上，弟兄們泗着。弟兄們，一個個地拾起拳頭，淌過河去了。

射擊開始了。

——向黑色的橡皮艇射擊。

——向黑色的陸戰隊射擊。

向敵人，端起我們底槍，反攻過去。在草野間，在寨子上，在我們底山野裏，滿插着祖國底旗子。在大風裏，吹捲着我們勝利的旗子。

沿着春天的襄河，我走着，工作着，戰鬥着。

我愛山野。我是一個山野中的戰鬥者。我愛砂原，我在砂原上做過戰鬥的夢。祖國底江水，山叢、風砂，都是我熱愛的。

我記得在白茫茫的雪原上行軍的日子，在大野裏行軍的日子，我記得那些喝泥漿水的日子。我怎麼能夠忘記這些日子呢？那些乾咬着蒜瓣，硬嚼着黑饅饅的日子，吞着沒有油水的大鍋飯的日子，還有那些吃着狗肉和馬肉的日子。那都是些戰鬥的日子呵。

中國在戰鬥中，我在戰鬥中，勝利也該沒多遠了。

一九四〇年，九月。

下

編

同志

『同志，請坐呀！』

『同志，沒有吃飯吧，讓我們燒飯給你們吃！』

『劉同志，你和這幾位同志從惠陽來的，是嗎？』

雖然是在鄉村底豆油燈下，然而，我却很清楚的看見了一些微笑的臉面，一些親切的眼光，而且，他們都在熱情地呼喊着，『同志』變成了我們底名字。我們不啻是一個陌生的客人，到像是他們自己的同志。一種崇高的友愛，把我們密密地包圍着。

鄉村的土屋子，散發着霉濕的氣息；幾盞豆油燈底燈蕊伸長着紅舌子在舐着燈油，冒着蜻蜓腦袋樣大的光芒，那光芒剛好投射在一邊結着蜘蛛網子的牆上，一個溫暖的光圈，映出了一張張已經在做着，或者正在做着的，分配在表上的工作。

屋子左邊的一個黑暗的角落裏突然明亮了，低矮的鄉村底土灶裏，正燃燒着樹枝。樹枝燒得畢畢剝剝響着，灶門前有着從灶裏面射出的紅光，照耀着一個女同志底微笑的臉面。她蹲在灶門前，守着偎在燃燒的樹枝中的瓦壺，壺裏水燒開了，熱氣騰上來了，她就微笑着拿到我們這兒了。

「同志，喝水呀！」

木炭底響聲清脆的送過來，接着又清脆的響過去了。這屋子裏有着這麼多的年青人，——給與我們這麼多的溫暖。

在這鄉村的土屋子裏，在他們的龍川隊部裏，友愛緊緊地包圍着我們；靜夜裏，鄉村的小路是不怎麼好走的，然而，他們却堅持着要替我們去找車子。正在這時候，一個女孩子閃出來了，她說她可以替我們到汽車站去打聽，說着，就走出去了。我深深的感到他們待我們就像自己的同志一樣。

在漫長漫長的旅途上，我們受着他們熱情的招拂；在他們底淡水隊部裏，惠陽隊部

裏，我們都得到了——一個或者兩個親愛的伙伴，把我們送過了一些陌生的地域；這些伙伴踏着漫長漫長的熟識的鄉土，在鄉土上工作着，親密的同鄉土生活在一起。沿東江底一些村莊和城鎮的老百姓，都知道東江華僑回國服務團的名字。——都是從生長着椰子的南洋回到自己老家的呵，在老家，在淪陷了的淡水，惠陽，河源，龍川，都有着他們底隊部。我們跟着他們走過了一些地方，而今夜，我們又到了龍川了。

我們坐在他們的龍川隊部裏，聽着熱情而又親切的同志底喊聲，我們深深的受着感動。大量的友愛是把我們緊緊地包圍着了。

……替我們去找車子的一個女孩子回來了，她歡喜的告訴我們，說是找好了一部郵車，今晚就可以開到粵北去。她歡喜的說着，使我們感覺着奮興。我們撐亮了手電筒，拿起行李捲擱在肩上，走出了這充滿着友愛的鄉村底土屋子。他們相同送着一個個去和敵人游擊的同志。『同志，再見！』『同志，再見呀！』他們握着我們底手，歡送的呼喊着，放開了我們底手，又熱情的揮動着手臂；有兩個同志緊跟着我們，一直把我們送

到公路上，望着我們爬進了空敞的破郵車，才熱熱的叫着：

『同志，再見呀！』

『同志，再見呀……』

『再見！』

車開了。當車輪滾轉過公路時，我們回過頭來，望着兩個親切的背影消逝在黑暗裏面。我們站在郵包上，向着那鄉村底土屋子，向着淡水，惠陽，河源，致着一個友愛的敬禮，一個同志底敬禮。

半月以後，當我們在報紙上讀到敵人又打進了淡水，惠陽底消息的時候，我向着遙遠的南方，懷着一個無言的祝禱。

鄉親

淡黃的秋陽，像是要從原野裏已經黃熟的莊稼裏，已經枯黃，並且在一片片掉落的樹葉裏，一下子加深自己的顏色似的，很快地塗抹着她底臉面；這秋天，真像一個黃疸病底患者。

在淡黃色的秋陽下，我攢着行李捲走了十幾里地。肩背起始有些痛楚。攢在肩上的行李捲跟着添重。我走着，祇走一里地的樣子，就要把肩換過。兩肩都交換着壓痛了，而行李捲却越發變得沉重。背，弓一樣彎起來，彎得像個拄着龍頭拐杖都會駝背的老人。慢慢地，腳步踉蹌起來了，甚至走一兩步路也走不動了。

我像這樣攢着行李捲，像這樣走過了黃安。

正是在我走不動的時候，有一個人在我背後說：「先生，我替你家拿吧。」那是很

親熱的鄉音。

我正要回過頭去，但他已經走到我面前來了。他向我笑着，那是屬於一個農民的笑；他不斷地說：

「你累了啦，我替你拿好了！」

「這像麼話？這……」我謙遜的說。

「這怕麼事哩。」說着，他又笑了一下。

我把行李捲遞過去。

他接過行李，放在地上，繫了緊腰帶，便問我要趕什麼地方；我告訴他想趕到倉子埠，他又爽朗的笑着說：

「到倉子埠呀，我送你家去！」

接着，他伸出寬大多毛的手，把行李捲從地上提起，輕輕地往肩上一放，親熱的笑起來；「走啦，」他向我說，他溫和的笑着，微微地張開嘴，現出了一口黃滋滋的牙齒

，有一顆黃牙上，還沾着一片菜葉子呢。

他底熱誠，他底農民底淳樸的感情，是這樣深的叫我受着感動。我道謝着跟他走了，他以農民底語言對我說：

「嘻，嘻，遠路無輕担，嘻，嘻，真說得對吵。」

「真是呵。」

然而，現在，我已把重負卸去了。在說不出的輕鬆和舒適中，脚步也跟着放大了。

我感激的看着我底伙伴：我看見他像沒有揹起行李捲一樣輕快地同我並肩走着。他底肩背不像我那樣下垂，脊梁也不像我那樣佝僂；我羨慕的看他底肩膀：肩膀：是那樣的寬闊的呵！

我底伙伴穿的是鈕扣掉落的短褂，和一條補了幾塊的褲子，頭上戴着一頂舊草帽，顏色已經灰黃；他大概走過了許多路，一雙顯然是磨破了的草鞋，插在腰帶中間。他有一張醬菜色的方方的臉。說話的時候，黃色的牙床便整個地露了出來。兩條濃黑粗大的

蹙眉，祇有在他隱隱着眼睛發笑的時候，才會細一點點。他那樣兒，就是一個農民底樣兒。

他同我並肩走着。走着，走着，他又開口了：

「先生，你貴姓啦？」

「我姓田。」

「噢，噢，田先生。府上是那裏？」

「老家黃陂。我一向在武漢。」

我剛剛說到這裏，他就滿意的叫起來了：

「我說哩，聽口氣，我就猜是同鄉，果然是鄉親，嘻，嘻，果然是的！」

他笑着說。不知有多麼快話。

是的，我們是鄉親，我們在鄉土上走着，心裏邊有說不出的喜悅。腳步，在喜悅中

放得更大了。我們喜悅的踏過公路。我們底步子是健快的。

我們一面走，一面談着。一會，他喊這：『鄉親，你是哪一部份呀？』一會，他又熱情的挨着我說：『到鄉裏去看看呀！』說話的時候，涎水兒飛着，黃色的牙床完全露在外面。我不知道他怎麼不彈去黃牙上的那片青紫齙子。

他找我說話。好像他不怎麼希望他底話都要有一個答覆。然而，他自己却不停地說着，他是那樣熱切……

呵，是這樣高貴的農民底感情，溫暖着我底一顆飄泊的心。是這樣淳樸的農民的性格，是這樣深的叫我愛戀。鄉土，豐滿的土地，讓我覺着無比的親摯……

在不息地攀談中，我完全忘了旅程的遙遠和寂寞，我同我底鄉親，愉快地在公路上起落着腳步。忽然，他叫我『等下；等下；鄉親，等下，』就揹着行李捲離開我走了，他走到公路旁邊的一個草亭子裏去了；我輕輕地走攏去，我見他買了一根扇子牌底煙捲。嘿！他在火柴匣底薄片上，括燃了一隻火柴，他把含在口角的煙捲點燃了，便狠命地巴着，巴到發出了響聲。『鄉親，走呀！』他看我站住不走了，便露出黃滋滋的牙齒

，笑嘻嘻的對我說。於是，我們又在鄉土上走起來了。

路上，我們不斷地談這談那。他告訴我姓余，「縣北頭余家的，曉得麼。」談話中，我們都親熱地，互相喊着鄉親。

我們正在大步地趕路，公路的前面有一些伙子挑着沉重的子彈箱噹噹噹地向我們這邊走過來，許多扁担，在許多寬闊的肩上閃着，壓出了一樣喊痛的聲音。伙子，一個個的顫動着壯健多毛的腿肚向我們走近了，有一個伙子在同我底伙伴招呼。這時候，我那伙伴却向認識的伙子做一個鬼臉，有趣的眯着眼睛，兩條濃黑的蠶眉緊緊皺在一起。嘿的，他用肘子打了我一下，我明白他揷這一下的意思。但他不知怎的又回過頭去，喊着他認識的那個伙子笑笑，瞧，那是多麼得意的笑容。他笑着，他底黃色的牙床又露在外面了；他含笑的跟我走了一里多路，才告訴我道：

「喂，鄉親，不瞞你說，我也是縣里派的長伙吵。」

「唔。」我在鼻子裏哼了一聲。

「鄉親，你不曉得。縣里派我送子彈送到麻城就轉來的呀。喉嚨的，送到麻城，他還要我送，好多人半路跑了，我要送到火線上，我也溜了！」他老老實實的對我說。

「跟你走，」他向我身上穿的綠色的軍服瞟了一眼說：「跟你走，鄉親，就不怕拉去呀。」說着，他得意的露出了黃滋滋的牙齒。

想了一會，他又對我說：「唉，鄉親，不是我不曉得愛國，我鄉裏有婆娘呀呀。」說完了，他長長地抽了一口氣。而兩條蠶眉也在這時鎖住了。

這時，他把快要燒着手指的煙頭，用姆指和食指夾着，狠命地巴了兩口，才捧在遠遠的黃熟的莊稼里。他閉住嘴，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他自己說他是一個逃伙，——我愛這農民底真誠淳樸。

秋陽好像也在趕路似的西斜了，慢慢地，她就會趕完她底路程。鄉親依然同我並肩走着，默默地走着；看那樣兒，他似乎是在沉思。他時不時啃着嘴唇皮子，時不時搔着後腦勺，最後，他開始說話了，而且，那還是一件新穎有趣的事兒呢。

『喂，鄉親，』他喊道。『喂，我想到一樣東西，包不怕日本人惡害！就是，就是把牛皮筋子晒乾，做一把大傘，廢事都打不進去！喂，鄉親，這跟古時候打仗用的擋箭牌，是一個道理啦。』

多麼樸實的語言，多麼樸實的想法呵。鄉親很高興的笑了，那該是多麼樸實可愛的笑容呵。

他那樣天真的笑着，我也跟着他笑了許久。他告訴我，他要有錢，他一定會試試的。他說：『鄉親，這是新發明啦。』

走着，走着，倉子埠終於到了。一列灰色的城牆展現在我們眼前。城壕子上，亂蓬蓬地生滿秋草。我們進了城，在鎮上一個小客棧裏吃了晚飯。油膩膩的筷碗還擺在桌上，鄉親便催我睡覺。他慢慢走到我跟前，輕輕地囑咐道：『喂，鄉親，晚上警醒點，包裏當枕頭枕呀！』說完了，他掉轉身子，便拖了兩條長凳，他把凳子並在一起，把草帽放在油膩膩的桌上，把插在腰帶中間的草鞋抽出來枕着，呼嚕呼嚕地睡了。

他很快地就睡熟了，拉風箱似的，響起一片很大的鼾聲。我望着他：他底熱誠，淳樸，使人覺着格外親切，格外溫暖的醬菜色的臉，我底眼睛潤溼了。

明天，我就要離開我底鄉親，我就要失去一個愛撫我底伙伴。……

祝 福

霍然的，結滿了細密的蜘蛛絲網的屋中，我們用一種兄弟似的友愛，緊緊地包圍着野村二郎；日文幹事底低微的語調，和悅的響着，兩個特務連的弟兄慢慢地把仇恨的表情收斂了，一些微笑的眼光，不斷地向野村二郎送過去——

爲野村二郎，我要留住這一個博愛的時刻。

這真是一個可珍貴的時刻，當我們把溫暖的友情給野村二郎送去的時候，他那生着一叢黑硬的鬍子的嘴邊，有一個寂寞的淺笑浮上來了，那是一種完全得到安慰的笑容。他彷彿已覺着有無量柔和的手在揉撫着他底被蹂躪的心靈。他不知道要做出怎樣感激的表示。

野村二郎在靜靜地替他鋪了兩條草蓆的木床上坐下來，兩塊木板互相磨擦着吱吱

地發出響聲，如同半夜裏不安的叫着的耗子。野村二郎把一雙陷落的眼睛睜得很大，彷彿要透視我們心底真實。然而，憑着他底海水一般明亮的眼，便可以看得我們底心是如何沒有痕跡。這時，我們也在看他，他底寬寬的前額，他底蓄得很長的蓬亂的頭髮，和他底快有一寸深的絡腮鬍子；我們看出他底把右手插在褲袋裏面的那種樣子，我們懂得他是在一種極大的矛盾中作着猛烈的掙扎。因為，在他臉上分明表現着不可能掩飾的苦痛。最後，一種對於侵略戰爭的強烈的憎恨，和一種對於自由的高的愛情，是整個的顯露出來了。

野村二郎忽然站了起來，把一隻手搭在日文幹事瘦弱的肩上，熱狂地說着岡田聯隊底潰敗。……

——個強的大和民族底子孫，完全沉溺在感情的浪濤裏，讓不息地掀起的浪濤衝打着自己。

野村二郎說，從江被我們俘虜過來以後，他是一點都沒有回去的意思了。

我們深深的愛着野村二郎，像愛着我們自己的同志。我們是被蹂躪與被損害的，而他也是。——我們都同樣的蒙受着苦難，同樣的懷着自由的渴望。

每天，我們——二十多個年青的政工人員總是換着去看他。

每天，伙伙總是預先揀機樣好菜給野村二郎送去。

野村二郎該不會感受一絲寂寞罷？

然而，當野村二郎見着我們底時候，他還是笑得那樣寂寞。

野村二郎是有着對於島國的憶念呀！

而秋天又是慣會撩起憶念來的。

院子裏秋風底太息和着落葉底太息，送進了野村二郎住屋底塵封的窗中，頻催着野村二郎作出憂鬱的憶念。

野村二郎所有的都是憂鬱的記憶呵！

記憶那些同自己一樣被蹂躪的心靈？或者是記憶那些用血淚織成的夢，那些聰明的欺騙？

然而，他已不能記憶。

然而，記憶却已無情的嚙碎了野村二郎底心呵！

——野村二郎病了。

深沉而濃重的懷鄉病纏着他底身子。他寂寞的睡在床上，睜着海水一般明亮的眼凝視着窗子，他要從窗子裏望出去，他要望得遠一點，他希望眼睛裏呈現着一個遙遠的，夢中常常出現的境地。

野村二郎病着。他底病經過我們部裏的醫官的診視，說是一種感冒，吃兩片阿司匹靈病就會好起來的。我們圍着野村二郎，苦勸着他把阿司匹靈吞下了，我們燃燒着醫官給與我們底希望。……

但野村二郎底病却不見有起色。他依然燒得很厲害。他不吃飯，只偶然喝些開水。

他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

野村二郎底食慾似乎要恢復了。今天，他找我們要咖喱牛肉和奶油麵包。我們都願意去完成他底願望。然而，在這個前方的城市裏，買這兩樣東西却是一件不怎麼容易的事。日文幹事沒辦法，叫了勤務兵來。

勤務兵去買了許久沒有買着。

鄒同志拎着要替野村二郎買去，結果是買回來了。

野村二郎有些貪婪的從被子裏伸出手，抓着牛肉和麵包吃着。

然而，他吃不下去。……

他患着憂鬱的懷鄉病。

野村二郎病癒的第二天，就同我們一塊兒玩着排球。

野村二郎運動着，他底強大的生命力也在運動着。……

這以後，我們下鄉工作去了。當我們從鄉下趕回城來的時候，我們看見一把黃鏽的鎖，鎖着結滿了蜘蛛絲網的屋子。

然而，這把生鏽的鎖，却不能鎖住我們底回憶。

我們想像着，這時候，野村二郎該是已經把他那有用的身子放在正義的烽火裏運動着，運動着他那強大的生命力量吧？

野村二郎呵，我們真值得爲你祝福！

一九四〇，四月，黃桷樹。

泥路

汗泥厚厚地蓋在荒野的小路上。

然而我們却要走過這長長的泥路，從這條泥路上走到××去。

六十里的路程橫在我們面前。六十里地雖然不能算是怎樣遠，但這是荒野的小路，而且小路又是加此泥濘，這樣，大伙兒便沉默的趕着路，很少有人說話。就是偶然有一個同志想趕走叫人窒息的難堪的沉默，也沒有人搭腔。靜寂圍罩着荒野的小路，時不時有軍砲底爆炸響穿過靜寂，落在我們心上，沉甸甸的壓住了心窩。

砲斷斷續續的響着。

輜重兵走在我底前面，走在厚厚的汗泥路上，身子不斷地搖幌着，肩上的担子隨着兩邊擺動起來。就這樣，他們吃力地向××走去。有時會遇到一個高坡，輜重班長便

停下來，把輜重兵們一個個的挨次扶過去：有時會遇到一些挖得稀爛的小路，輜重班長便又停下來了。他要把輜重兵們從一些比田廬還要窄點的路上牽過去。

路中間是一道道泥水的溝，路兩旁給一片厚厚的污泥蓋着，有些沒有踩過的泥土，就像野牛屙的牛糞一樣，而那些一條條被行人腳板揉搓着的稀泥路上却是異樣黏滑；當無力的腳板陷在稀泥裏面的時候，鞋子就黏在污泥之中了。腳是無力的，一些同志在無力地滑跌着。開始摔跤的時候，每個同志都互相笑着，然而一不當心，一個滑跌，笑聲立刻收斂了。靜寂跟着又把荒野的泥路圍罩起來。小路上的稀泥差不多都被腳擠到一邊堆起來了。大伙兒都沒有言語，拖着給污泥糊滿的雙腳，慢慢地進行着。而輜重兵，却已離開我們老遠了。

我們的腳步，都緩慢下來。二十多個同志，一個跟不上一個，一個個的離開了行列。我們分開了在泥路上趕着路。趕着，趕着，在墳頭的石碑上，我們瞧見一個筆直筆直的進行箭頭了。向箭頭，我們筆直進行。走了一里地的樣子，在衰頹的土地廟上，我們

又瞧見了一個進行箭頭，箭頭如同指路的手指，指着我們換個方向，輜重，離開我們老遠老遠了。而我們還在繞着一片汗濕的草地。我們穿過了一片收穫的田野，回到荒野的小路上，但我們却沒有趕上輜重：「你息下子再走呀！」女同志尖着嗓子叫了。於是，值星的同志便吹響停止進行的明亮的哨子，接着，輜重班長吼着嗓子叫輜重兵停下了，我們才趕到前面——輜重兵休息的地方站了一會；然而，祇站了一會，我們又在泥土上進着了。

我們問過老百姓，知道到××祇三里，於是，大伙兒都提高了進行的勇氣，這時，打前站的同志大概早到××了，而伙伙也大概早已安置了行軍鍋灶；沿着鍋蓋的邊沿，是在冒着熱氣和一陣陣的米香，那巴在鍋底的烟子是變成了一點點燦爛的火星，落在畢剝畢剝的蘆柴上了啊。想着，我們很自然地放大了腳步，加快地趕到××了。

在××，在重砲底密響中，我們吃完了早飯。打前站的同志伴着伙伙先走了，接着，輜重兵抹一抹嘴也肩起了担子。大隊繼續進行在泥路上了。厚厚的汗泥上面，畫滿了

牛車底深深的轍迹，牛們的腳印和人們的腳印。從這裡，我們一口氣趕完了二十多里的泥路。

荒野的泥路上伸出了一個小村，我們走進村里尋找休息的地方，遠遠地就有一個賣豆絲的年青人喊着我們：「這塊坐呀！」轉過身子他便在屋中搬出了幾條舊的凳子，當我們坐下來以後，他又捧出一個瓦壺，替我們篩茶，我們接受了熱情的招待。

「你怕聽這砲聲嗎？」我問那個青年人。

「……」他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回答我，但看樣子，他却是一個平和的村莊裏的和平的生意人：「這砲聲麼，我聽熟了。」想了想，他這麼對我說，並且他還告訴我這砲聲是昨天響起的，今天一大早，便有掛彩的弟兄打這兒小村經過呢。忽然，他很興奮的說：「同志，就在前不久，我們這邊的老百姓和自衛隊，化裝過××去，到敵人那里，打聽敵人很少，就回來報告我們底軍隊，喂，同志，那回，我們打過一次小勝仗呢！」

離這年青人館子不遠的禾場上，牛拖着石滾在碾稻草，連枷拍拍地響着，有一個尖嗓子咯咯喚着豬子，小村里，黃犬吠着生人。平和的村莊啊！

但我們問了那個年青人，他却說這兒離前線只有幾十里地。

「從這裡到××多遠呢？」我們又問他。

「到××還有五里。」

六十里的泥路，我們終於要走完了。泥路上，我們雖然陷落着，滑跌着，然而，我們到底還是可以在一天中趕到宿營地，而且，這時太陽還有很高呢。

留 字

盧副官歡喜看戲，特別是政治隊員演的「文明戲」；「京戲他也歡喜看的，然而更其歡喜的却是「文明戲。」他總是顯得很理解戲劇的樣子對我說：

「夥計，你來了以後，政治隊底戲演得真不錯，真好，真夠味嚟！」

盧副官滔滔地說着，他頂多祇能這麼熱誠的說幾遍。有時，他還把我扯到他自己的那間小屋子裏，像那樣紅着頸額，張着嘴巴，那樣好笑的繃着胖得很蠢的臉，讚嘆的說：

「喂，你演的戲真是這一個！真是這一個！」

他蹣跚起大姆指幌着。

坐了一會，我便想起身告辭了。但盧副官一把拉住我，叫我坐在原來坐過的靠椅上

面。「坐一下去，坐一下去！跟我談談『文明戲』再走！」他搶着我底肩膀。在慫恿的挽留下，我又坐下來了，坐在那間充了泥土氣息的小屋子裏，和他談着戲劇。

「夥計，你看我怎麼樣？你看我，我可以演演『文明戲』吧？」盧副官映着有些發紅的眼睛說。

「盧副官那肯演戲？」我做着不信任的神氣。

「你，你真是！你說說看罷！」

「我話，演話劇，誰都可以演，只要誠懇；你當然也可以演的。」

在這種情形下面，我知道最好是讓盧副官得到穩心的滿足。同時，也祇有這樣，才是比較適宜的答覆。我覺得我自己是很聰明的。

然而，我還是不能不承認我是一個很傻的人。尤其是對於盧副官底戲劇的熱狂，我簡直就不能想得透闢。是因着怎樣一種原因，他才有那樣高的戲劇興趣呢？是不是因着戲劇可以陶冶他底副官生活，他才熱烈的愛着戲劇的呢？或者，他是天生的就對戲劇愛

得要命罷？這些想法，我不能認誰是誰非；總之，盧副官酷愛戲劇，那是完全真實的。

我以為，與其要說喜歡盧副官，莫不如說是喜歡他底戲劇興趣；而他喜歡我，那道理想怕也是一樣的。像這樣，我們做着很要好的朋友。

我每一次遊演的時候，盧副官總要抽出時間來看完才走的。他是一個忠實的，基本的觀眾。有一天，我們在大禮堂排一個歌劇，盧副官又來了。當激發感情的歌聲悲哀的在禮堂中動盪着的時候，當全劇發展到最高潮的時候，他紅着有些發腫的眼睛，挺着肚子從大禮堂走出去了；那時，我正在誇張的抽搐着兩個肩膀。那時，幾個演員同志不知怎麼也哭起來了。但是，我們底主任和秘書却一直坐在藤椅上，不動聲色。并且，主任還用那隻不能不說是很秀美的手，捋着嘴在微微發笑。這使得我深深地感到盧副官底真摯的可貴。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是很少有像盧副官底感情那樣豐富的。

另外的一次，是我導一個女同志底戲。那個女同志，因為表演技術很壞，不能把一

個動作做得很真，而我又固執着要她做得叫我滿意，以至於鬧起鬨扭來了。她不肯排下去，我生氣的說：

「何同志，用不着這樣的！你得明白，這是工作！我希望你不要對不起工作！」

我底話說完了，她便噘着嘴一扭，氣鼓鼓的走了。

「嘿！不服從導演，這像麼話！」盧副官也很生氣。

本來，像那樣不服從工作，實在是叫人發火的。然而，火又有什麼用處呢？女主角走了，戲是沒法兒排了，盧副官也祇好憤怒的紅着頸額出去了。大禮堂就只剩下我和另外兩個演員同志。我感到的完全是難堪與窒息。

這件事不愉快的事，我輕輕地就忘了。

但盧副官却一直記在心里，一直到開部務會議的時候，盧副官張開嘴巴，嚴肅的板起胖得很蠢的臉兒，紅着頸額的這樣提議了：

「我提議，建立導演底權威！」

我記不清楚在哪一次的談話中，曾經和他談起過導演必須建立一種權威，必須在同志中間，建立一種工作威信，才能把戲排好的話。所以，盧副官現在那種鄭重其事的神氣，只有我是懂得的。也許是因為被別人估計做說不出這樣一句話來，才覺得好笑罷，主任首先就忍不住要笑。別的人似乎同樣有着想笑的意思。笑，到處陰險的隱伏着。

盧副官可不會笑。他在等着表決。

主任想是忍不住笑了，終於，他笑了笑說：

「我問你，盧副官，你要建立什麼導演權威啊？」

「我，我就是覺得要建立導演權威！」盧副官啞啞嘴，挺着肚子說。

那情景，真是叫人着急的：說不出自己心里的話語，不能發揮自己原則上的意見，慌慌着，一下就要手足失措了。但我又不能站起來替他明白的解釋兩句。這真是，真是焦死人呀！

半天，半天。仍是一個窘迫的場面。

終於，主任把托着下巴的手放開了，不像是耍盧副官說什麼理由了。僅祇把手一揮：

「坐下！你這算什麼提議！」

盧副官在主任底聲斥中坐下來，頸額紅着，胖得很蠢的臉也紅着。我望了他一眼，我是知道他提議的動機的。

而這時，頑皮地在人喉嚨中鼓動着的笑聲，也就爆發了。

「嘿，嘿！嘿，嘿！」

「嘻，嘻！嘻，嘻！」

全體都在不怎麼放肆的笑。只有盧副官和我沒有笑。

散會以後，盧副官把我扯到他那間充滿泥土氣息的小屋子裡，怨憤地向我苦訴着：

「夥計，你說說，這個鬼政治部有什麼提議？你說……」

「……」我感覺沒有話說。

「提議不表決，這是什麼意思？這……」他頹喪的倒在床上。

「盧副官，不要這樣罷。」我安慰道。「誰在努力工作，誰在負責工作，誰的工作熱心最高，這是很明顯的。不要生氣罷。我們是對得起抗戰的！」我加強我底語句。

「好，影計，我聽你底話！晚上，我請你喝酒！我們一起喝兩盅！」盧副官坐起來說。

「晚上見！盧副官！你別再生氣了，你底工作熱心，我是知道的。」

我從盧副官底那間小屋子裏走出來，時候正是中午。太陽已經懶懶地爬過庭院的葡萄架，懶懶地爬滿靜寂的走廊了。

晚上，我又走進那間充滿泥土氣息的小屋子。盧副官迎着我，白天的不快，已經消逝得一無蹤影了。他請我坐在我坐熟了的一把靠椅上，叫勤務兵去買了半斤花生，一盤牛肉，四兩燒酒；我們在黃澄澄的電燈光下共飲着。

開始喝酒的時候，都沒有什麼話說。我們剝着花生喝酒，常常互相望一下。在那一

瞥眼光里，是有着我們彼此都能領會的感情。

慢慢地，我們談起來了。他一再地表示，他不願意幹這個上尉副官。然而，他又祇有這樣的能力。這他自己也明白的：「嘿！要有學問，夥計，誰幹這屁玩意呢？真是，做個連指總員，都比副官有價值（架子）得多！」他歪着嘴得更紅的頸頸說。我想，假如是年紀不大的話，他說不定還會跟我一起演戲，一起做一個政治隊員的罷。

呵，呵，他是多麼討厭副官生活呵。唉，唉，副官生活也真夠討厭的呀！什麼總理紀念週啦，軍人月會啦，歡迎什麼慰勞代表啦，部務會議啦，都要盧副官去佈置會場，都要他去擺着肥臀、紅着頸頸，都要他穿着一身草綠色的嘩嘩軍服，準備凳子、茶水、甚至於香煙、瓜子、可是，「唉，有什麼辦法呢？要吃飯嘍。」爲了要吃飯，他做了六年以上尉。「什麼上尉嘍？說得好聽！簡直就是勤務兵！」他替自己殘酷的下了結論。

他處着副官生活底繁瑣、亂雜、庸俗、卑鄙、和不滿；對我說着他底厭倦、鬱悶、和希望；他希望這樣一種生活，那是要配合當前的戰鬥的；我想，這是不免有些近於奢

望了。

我朝他望了一眼：我望見了他底發亮的禿頂，黑深的鬍子。我想告訴他頂好是守住自己的崗位。然而，我卻沒有說出。

酒喝完了。盧副官底話也多了。言語也有些齷齪。我把他扶在床上，想讓他靜一靜；跟着，我便離開了那間充滿泥土氣息的小屋子。

因為工作上的關係，我同盧副官接近得更加親密了。我常要他去借些好一點的道具。他很高興幫忙我做這樣的工作。對於愛戲劇的興緻，他是不變的，他總是歡喜找我談談戲劇。到後來，不祇是同我一個大接近，很多同志都跟他做着朋友了。而且，還有兩個女同志，也常常走進那間充滿泥土氣息的小屋子里去。我知道那些同志都是想去教育盧副官，影響盧副官的。

但是，天吶！我要怎麼說好呢？盧副官是在愛着一個女同志了。

.....

盧副官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他知道怎樣地去運用自己的情感，然而，這一回，他却很不適當的把自己的感情用在一個女同志身上；不是共同地生活在一塊兒，工作在一塊兒，不是有一點相互了解的人，怎麼可以愛在一塊兒呢？單戀的情熱燃燒着他底靈魂，是祇有讓這樣的情熱把自己燒死也得不着一個解脫的。

但是，單戀者幾乎很少不糊塗，不傻瓜的。而且，一個單戀的男子又很少不愛把感情誇大的。我想，我們底女同志，是誠懇地在教育盧副官，而盧副官一定誤解了這樣的好感；或者，猜忌了這種好感，至于糊塗地愛戀起來的吧。像這樣，一天天地過去了，盧副官是沉淪在苦痛的單戀的圈子裡頭了。

過了一月以後。

盧副官知道我們要出發了。他知道了這個決定，他要求跟我們一塊兒到前方去。

方面他可以和那個女同志生活在一個地方，一方面他又可以做點他願意做的工作。然而

，他要到前方去的最大的原因，恐怕是後者的成份佔了主位罷。

我們決定出發前方工作的時候，正當我們在隨處打擊了敵人不久，又當湘北大捷的時候，軍事上，我們有着絕對的優勢。我們把握着這對我們有利的軍事攻勢，跟着，全線反攻了。

政治應當配合軍事作戰，政治尤其應當配合這一個軍事的攻勢；於是，政治的攻勢緊接着發動了。

我們部里的工作人員，全體都要出發到鄂中前線去。

是一個秋天的早晨。

我們在××最後一次的部務會議上。

主任報告完了，緊接着便是討論展開了；討論在興奮的情緒底下終止的時候，最後便是臨時動議。

沉默。沒有人動議。

「如果沒有臨時動議，就宣佈散會！」做主席的主任說。

「莫忙，莫忙！」盧副官叫了一聲。

「報告主任！請到前方去！」盧副官站起來，挺着肚子，幾乎是在嚷着說出了這麼兩句。

這時，大家都把視線集中在盧副官一人身上。大家都在望着盧副官底胖得很蠢的臉，和他底露在草綠色呢呢軍服領子上面的紅頸額。

總之，主任分配工作的時候，是叫盧副官留守××的。當時，盧副官把有些發腫的眼睛眯了一下，通過了。現在盧副官突然又發出這樣的要求，在快要散會的緊張的一瞬間要求到前方去；這當兒，主任淡淡的笑了一下說：

「報告主任，是我要到前方去……」

「前方沒有你做的事情嗎！」主任又那麼一笑。這一次的笑是鄙夷的。

「報告主任！前方的事情我能做！」

「你能做什麼，你說說看……」這一次，主任在乾笑着。

「我可以演文明戲，還可以借道具……田同志他曉得的……」

「胡扯什麼！」主任突然聲色俱厲。「坐下去！我叫你留守，這是我的命令，你懂不懂？」

盧副官跟着主任底憤怒的語尾，唧噥着坐下去了。他紅着頸頸，紅着肥胖而蠢笨的臉，坐着。頭低下去了，叫人祇看得見他底發亮的禿頂。

呵，呵，熱情的盧副官，「前方沒有你做的事情囉，」前方也真是沒有你做的事情呵。

盧副官是被主觀的事實限制着要留守××，留着他底傻氣的愛情了。

我頗爲愛感的想，我想，就在我們出發的時候，便有一張白紙，不幸的餵在他那間充溢泥土氣息的小屋子的門框上，不幸的寫着這樣幾個大字：

××軍政治部留守處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九日寫成

後記

同我底第一本小書金底故事一樣，這本小書又是充滿了寒塵，稚弱，和缺憾的。然而，我在寫作書中的每一篇東西的時候，却實在有過該興奮和該苦痛的情緒。每一次握筆，我總這樣想：要是憑了自己一點熱情，多少傳達出一部份真實，那，就夠我去歡喜的了。

今年四月，我從鄂中前線跑到重慶。慢慢地，我輯起了這本東西。這是我從香港回到內地，整整有一年工夫所寫的散文的全部。在前方，我不能貢獻什麼，回到後方，更感到自己貢獻不出一點力量來；我祇能寫一點短短的短文。我知道我是很不夠的。

向天野，因為自己比較的歡喜，就用它做了集名，沒有別的意思。

末了，我應當感謝靳以兄，把這本小書編在烽火文叢里面。

一文 一九四一年，一月，記於沙坪壩。

國立市圖書館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證口字第一五八〇號

1000000



\$1.40

烽火文叢之四

向天野

實價國幣壹圓肆角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一 文

編 輯 者

靳 以

發 行 者

降 火 社

發 行 人

吳 春 生

印 刷 者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南方印書館

總 經 售

重慶桂林
文化生活出版社

重慶沙坪壩正街77號
互生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